



红左拉 和 她的伙伴

[瑞士]库特·海尔德 著
王文田 巴巴拉·王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瑞士]库特·海尔德 著
王文田 巴巴拉·王 译

红左拉 和 她的伙伴



少年儿童出版社

译 校 王石安
责任编辑 施式容
美术编辑 张世明
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杨林炳

红左拉和她的伙伴

[瑞士] 库特·海尔德 著

王 文 田 译
[德国] 巴巴拉·王

埃贝哈德·宾德—施塔斯夫 插图 张世明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政编码 200052

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公司照排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875 插页 5 字数 327,000

1996年8月第1版 196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24-3022-7/I·1289(儿) 定价: 20.8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海礁上的男孩	1
第 二 章	卡塔老人和她的茅屋	30
第 三 章	布朗科肚子饿,坐进了牢房	49
第 四 章	红左拉和她的伙伴	73
第 五 章	乌斯科根的城堡	97
第 六 章	布朗科不愿跟着偷鸡	119
第 七 章	戈梁老人	140
第 八 章	海上之夜	158
第 九 章	中学生	178
第 十 章	林务所和养鱼塘	199
第 十 一 章	被捕后释放	221
第 十 二 章	走访斯特潘	253
第 十 三 章	狠斗大山猫	280
第 十 四 章	在巫婆家里	298
第 十 五 章	在面粉房里	322

第十六章	金枪鱼	341
第十七章	古堡闹鬼	361
第十八章	跳海	386
第十九章	鱼市纠纷	406
第二十章	乌斯科根有钱了	433
第二十一章	勇斗章鱼	455
第二十二章	献上条死狗	479
第二十三章	布朗科险些再次坐牢	503
第二十四章	市议会	531
第二十五章	“乌斯科根死了,但精神长存!”	556
后 记		567

第一章 海礁上的男孩

“布朗科！布朗科！”

克罗地亚有个名叫塞尼的小城镇，在一条从市场通往码头的狭巷里，一个妇人沙哑的声音不停地叫喊着。

“布朗科！布朗科！”

这样使劲叫喊的妇人是谁呢？原来是施托雅娜老大娘。她身材高大，干瘦的脸上皱皱巴巴，枯燥无光，那银白的头发，像一顶蓬乱的花冠高耸在她的头上，但看起来，这是一位和蔼的妇人。

“布朗科！布朗科！”她又在叫喊了。

被叫喊的布朗科，是个十二岁年龄的男孩，他此刻正在一个残垣不全的大厦后院里，跟朋友们玩着弹子。

“布朗科！布朗科！”叫声越来越近，转眼间，老大娘已站在他的面前。

“布朗科！”她再叫了一声，然后用柔和而又带有悲伤的语调说：“到时候了。”

几天来，老大娘已经把这句话说了好多次了。布朗科站起身，一言不发，跟随着说完话便掉过头的老大娘走去。



布朗科是个俊俏的男孩，头发黑油油，蓬松松，脸孔微长，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尖尖的鹰钩鼻，显出像他父亲一样的果断。他的黑色眼珠，亮晶晶的，是那样炯炯有神，这使他的脸呈现出一种喜悦的神情。他的身材，就十二岁年龄来说，已经非常高大，然而说他高大强壮，不如说他更显得敏捷。他浑身褐色：手，脚，脖子，脸孔；透过衬衫的破洞，还可以看出他的背脊也是褐色的。

布朗科显然属于城里最穷的孩子群，除了那件缝补过的淡蓝色衬衫外，他只有一条破裤子。

他的父亲名叫米兰，是位琴艺高超的小提琴家，在海岸一带的城市中很有声誉，塞尼城里的人由于欣赏他的琴艺，都喜欢他。但是，他大部分时间外出，在大型的海滨浴场或沿岸的城市中卖艺，赚了好多钱，却从来没有汇一些回家，也从来没有托人带过消息，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再返乡。

施托雅娜老大娘腿长，走得越来越快，布朗科也加快速度，紧紧跟着。他们穿过院子，然后走进一个不到两公尺宽的胡同；胡同左右两边每隔两三幢房子，便有更加幽暗的狭巷。两人转进一条狭巷，来到一扇半开半掩的门前。

老大娘在门前等男孩走近后，抬手轻轻把他推了进去。

门直通卧室，借着空隙中透进的微弱光线，依稀能够看到房内有两个床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只旧板条箱，一块衣钩板；在板条箱上，放着一只酒精炉。

紧挨门右边的床铺上，躺着一个妇人，脸孔瘦削而苍白，张大着眼睛，凝视高处。

“到时候了。”施托雅娜老大娘又重复了这句话。她跟在布朗科后面进了门。

布朗科仍然不愿意相信老大娘的话。已经有不少次了，每当母亲咳嗽发作，死去活来，卧床不起的时候，老施托雅娜都这么说，但当他每次气喘喘地赶回家时，病人总能睁开眼来，微微一笑，叫一声“布朗科”。

男孩凝视着母亲的脸孔，心想她还会这么叫一声的。

母亲却异常地静止不动，双眼凝视着天花板；一只大苍蝇在她瘦削的面颊上爬行，但她的眼睛却不曾闪动一下。

“妈妈。”他轻轻地叫了一声，一面赶走了苍蝇，但是，妇人还是没有一点儿动静。

布朗科的眼睛张得更大了，他伸手握住横在彩色被面上的那只苍白的手。

手不像以往那么温暖而潮湿，却是冰冷的，僵硬的。

“这次确是到时候了。”老大娘从床铺的另一边走近死者，用手给她阖上双眼。

布朗科觉得双腿乏力而又下沉，身体不由得前倾，霎时

间，他躺在床铺的旁边流起泪来。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老大娘嘟哝道，“现在你只剩下你的父亲了。”

男孩抬起了头，母亲的眼睛闭着。老大娘把她瘦小的双手交叉起来，安放在胸前。一条彩布托着她的黑发，脸孔比刚才更加苍白，但看来更加安宁，是那么静谧和安详，仿佛早已不在这人间似的。布朗科呜咽得更响了。

老大娘走到床铺这一边，跪下来做祈祷，画过十字后，紧紧握住布朗科的手说：“不要哭了。你母亲到最后一刻都是勇敢的，你也应该这样。”

布朗科听话地站起来，用双手抚摸了一下脸孔。施托雅娜老大娘说得对，母亲是勇敢的，自己也应该这样。他抬头看着老大娘问：“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去找约瑟布老人，他是圣弗朗西斯教堂司役，”老大娘答道，“请他敲钟，通知人们你母亲死了。然后再跟他谈安葬的事。”

高耸的老教堂离这儿不到二百公尺。约瑟布老人在后面修理祭坛。两人走进教堂大门，直接向他走去。

“约瑟布，布朗科的母亲死了。”施托雅娜老大娘说。

这位老人已被岁月压得弓背缩肩。他慈爱地瞧着布朗科，一面捋着白胡子，嘶哑地说：“美貌的安卡，唉，上天怎么老是先接年轻的去呢？他应该先来请咱们呀。施托雅娜，请咱们呀。”接着咯咯地笑了几声，橐橐地拖着靴子走向法

衣室，“来吧，咱们去告诉神甫。”

神甫保罗·拉西诺维茨正站在讲台旁读经，听到来人的脚步声，就抬起头来看去。他有一张圆圆的脸，松弛下垂的面颊，一对友善的眼睛。神甫看来还年轻，其实很老了，城里几乎没有人不曾受过他的洗礼或坚信礼，他们由他主持婚礼，还把自己的喜悦、忧虑、烦恼、快乐向他吐诉。

当神甫的视线落到自己身上时，布朗科突然感到内疚，自己到底有多长时间没有上过教堂了？大概有一年两年或者更长吧。

神甫只是摸着布朗科的下巴，说道：“可怜的孩子，你失去了母亲。好了，不要哭了。我十一岁的时候，也没了我的母亲。愿上天收容你的母亲，像收容我的母亲一样。”

随后，他领着约瑟布老人一起走向一间狭窄的房间。那里有光线从彩色窗玻璃透进来，他们一同商谈怎样处理死者。

再后来，约瑟布老人领大家出了法衣室。

“我们后天下午两点钟安葬她，施托雅娜大娘，您说可以吗？”

“我无所谓，对这男孩也一样，”老大娘答道，“而且，他也没有其他亲人了。”

“米兰在哪里？”

“不知道他在世界上什么地方。”

“那就后天吧，我现在去敲钟。对了，您跟人家谈过棺

材的事了吗？”

老大娘摇摇头，白发披散开来：“我不知道该跟谁谈。家里一个钱也没有。您也许知道有谁肯免费造棺材。”

约瑟布老人吸一撮鼻烟，眯起红润的小眼睛瞧她：“我不知道。在塞尼城里，不会有人为一个烟厂女工免费造棺材的。”

施托雅娜老大娘拉起布朗科的手：“既然这样，我们就用床单送她上墓地。”

当两人伫立街头时，就听到丧钟鸣响了，“叮当，叮当”。约瑟布老人使出浑身力气拉着钟绳。

关于美貌的安卡死亡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各处。家门前来了一些老妇人；胖子普列特尼茨也来了，他肥硕臃肿的身躯激动地踱来踱去；身材高大的伊丽娜也赶来了，她是安卡的朋友，与她共同租住这小房间。此外，还来了十几个烟厂女工。

布朗科一见伊丽娜，便向她奔去。

伊丽娜弯下身子，宽扁的马脸朝着男孩，用结实的双手捧住他的头，一面摩挲他的头发，一面说“可怜的孩子”，随即转过脸问施托雅娜老大娘：“你们见过神甫了？”

老大娘点头说：“我们才从那儿回来。您听，约瑟布不正在敲钟吗？”

“什么时候安葬？”

“后天下午两点钟。”

其他的烟厂女工都围着施托雅娜老大娘说：“这个时间好，我们都能来。”

老大娘看了看这些穿红戴绿、涂脂抹粉的女工后说：“我们可不能这样把她抬往墓地啊。”

姑娘们用惊异的目光看着老大娘：“大娘，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没有买棺材的钱。”

伊丽娜手摸着肥硕的下巴问道：“真是这样吗？”

“一个钱也没有。”

“那，怎么办？”

老大娘看了看大家：“咱们来问问普列特尼茨。”

胖子普列特尼茨始终在一旁听着她们谈话，听她一说，忙把双手抽出宽敞的大衣口袋。

“我，我！”他叫道，“她死了，难道是我的责任？她还欠我两个月房租呢！”

施托雅娜打量着这个穿着衣服好像套个大麻袋、形体丑怪的男人，然后说：“你不是一直在说，为了安卡，什么都肯干的吗？”

“是啊，”普列特尼茨证实道，一面尴尬地摸摸脸，“但这并不是说要我为她掏腰包啊！”

身材高大的伊丽娜一听，立刻驳斥：“什么话，那就断了你的交情吧。我们不要你，也有办法筹到钱。”

“来，我这里有五第纳尔。”另一个姑娘说，“让吝啬鬼坐

在他的钱堆上吧！”

“谁说我一点也不拿的？给一些钱，我还是乐意的。”普列特尼茨摆弄他的钱包。

大伙儿把所有的钱倒出来，一点，共有七百九十第纳尔。

“这些够做一副棺材了吗？”伊丽娜叹息着问道。

“咱们找帕契茨去。”施托雅娜老大娘说。

“为什么偏偏找那个穷棒子？”普列特尼茨不明白地问道。

“正因为他像安卡一样穷，穷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跟富人可不同。”

这时布朗科又走进卧室，小房间里挤满了人，他并不都认识，她们有的围着小桌坐着，有的坐在伊丽娜的床上在做祷告。酒精炉上，水滚得冒着蒸汽。施托雅娜老大娘把咖啡倒入水中，然后倒入杯里，端给大家喝。

半个小时后，施卡列茨大夫穿门进来了。他身躯肥重，脸庞宽阔，两颊显得肿胀，眼睛鼓得像青蛙。他经常穿一件白背心，爱吃冰糖。

“我听人家说，安卡死了。”他说。

老大娘点点头。其他妇人们低声祷告。

大夫走向床铺，抓起安卡的手，又观察她的脸，然后喃喃地说：“是的，是的，烟草灰加上肺病，没有人能长期忍受得了的。”

这时，瘦骨嶙峋的帕契茨拖着笨重的木靴，踉跄地走进房里。“我是来量尺寸的。”他结结巴巴地说，一面从口袋里取出折尺。

“大抵没有多少可量的了，”医生说，“我看，她最多只有八十磅重。”

稍后，烟厂又来了一群姑娘。

布朗科大多数都认识。她们带着鲜花，小朵的，简陋的花束，但都是安卡生前喜爱的玫瑰、百合、茉莉、百日草和罂粟花。

男孩坐在卧室最偏的一角，模糊地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他始终不能相信母亲死了，但她躺在那里，就在眼前不到几公尺的地方，她瘦削的脸孔几乎淹没在花丛之中。

傍晚时分，姑娘们走了，只有老妇们留了下来。伊丽娜披上围巾也走了，她说：“我今晚不能睡在这里。”

她走了一会儿，又回来了：“没人看见布朗科吗？”

老妇们掉过头去，只见布朗科坐在那里。“来吧！”她喊道，“你也得在别的地方过夜。”

两人走到普列特尼茨的咖啡店里。

普列特尼茨像个庞然大物站在柜台后面。店里还有约瑟布老人和一位年轻的打渔人。

布朗科认识这位魁梧的青年，他叫里斯达，他的胸膛上刺着彩色的滑稽人像；高个子的伊丽娜，便是他的未婚妻。

伊丽娜把布朗科推向柜台，“这个孩子不能和死者一起

过夜，今天暂时在你们的卧室里睡一夜。”

普列特尼茨搔了搔头皮，歪着嘴巴发牢骚：“我，老是我？”

里斯达笑了：“不要罗嗦了，你们这里总有地方空着的，你们的臭虫也会高兴得到一顿丰盛的晚餐哪！”

“我，臭虫！”普列特尼茨光火了，但过后，他抓住布朗科的肩膀说，“好吧，算了，就留下吧。”

他爬上阁楼，这里是店里跑堂睡觉的地方。胖子推开一间斗室，把布朗科推了进去，指着室内一角的床垫说：“你可以躺在那边。”

布朗科躺下去，马上就呼呼入睡了，直到次日上午才被人摇醒，抓着他的肩膀摇醒他的是普列特尼茨的妻子。“起来吧，”她说，“你还想再看你母亲一眼吗？人家马上要把她放进棺材了。”

布朗科一时反应不过来，问道：“把谁？”

“你这小糊涂！”消瘦的妇人嘶哑地说，“你的母亲！”

布朗科突然呻吟起来。唉，他睡了一夜把母亲要安葬的事都忘了。

母亲已躺在黑色木板之间。她的脸色不像平常时候那么苍白，面颊上泛着红晕，看来还有点丰满，几乎跟活着一样。

木工帕契茨带着他的伙计一起来了，那伙计骨瘦如柴，就像他的师父。他们刚要用棺盖遮住安卡的脸。

“她又活过来了啊!”布朗科大声喊着,一面把他们冲开。

施托雅娜老大娘紧紧抓住他,摇着头说:“她面颊上的红晕,是姑娘们给她搽的;她们要她到天堂时,像生前一样美丽。”

话未完,棺盖盖上了母亲,帕契茨和伙计给棺材钉了钉子后,就把它抬到教堂去。

于是,施托雅娜老大娘收拾房间,洗碗,扫地,整理床铺。布朗科就一直在旁边帮着做。

中午,伊丽娜拿来几只小袋,里面装了各式各样的食物,煮了菜汤;晚上,又煮了一次,然后,让布朗科上床睡觉。今晚,他又可以在这个卧室里过夜了。

“你怕吗?”伊丽娜给他盖被子时问他。布朗科摇摇头,不怕。

翌日早晨,施托雅娜老大娘照料他,给他洗脸,还洗了手脚。中午钟响的时候,她说:“走吧,你得一起去。”

伊丽娜和她的女友们都已等在屋外了。

伊丽娜打量着布朗科,指着他的破烂衬衫和满是补丁的裤子说:“这个样子,我们不能带你去。”

施托雅娜老大娘举着双手说:“我已经找遍了,他没有别的。”

大家一时想不出办法,只得又去找普列特尼茨,伊丽娜把男孩推到他面前:“孩子这个样子,不能一起去教堂。”

普列特尼茨吸了一撮鼻烟，把布朗科来回转了两次，嘟起嘴唇说：“他这样子的确不能去。”

过了一会儿，他连打了几个喷嚏，说：“那只好让他留在家里了。”

“你这畜生，”伊丽娜露出马齿般的牙齿诅咒道，“你这个人非下地狱不可。”

“对，还得下炼狱！”其他人都喊道。

普列特尼茨苦笑道：“我已经掉进去了，我已经掉进去了。魔鬼已坐在我身上，折磨我了。但，请问，你们还要求我做什么？”

“这个男孩至少需要一条像样的裤子。”

普列特尼茨再次看了看布朗科：“也许更需要衬衫。”

他的妻子站在胖丈夫旁边，显得更为消瘦，脸孔像一只干梨，这时也开口说：“还需要一件短上衣。”

“这些你们都没有吗？”伊丽娜迫切地问。

普列特尼茨又吸了一撮鼻烟说：“我们不妨找找看。”

布朗科借用的衬衫，是顾客欠帐作抵押留下的；短上装和裤子是普列特尼茨自己的，是他在受坚信礼时穿的服装，一直保存下来的。

“葬礼过后，你得马上还给我！”他边说边用手指做威胁的形状。

此刻，大家必须赶时间了。当他们赶到教堂时，送葬的队伍和母亲的棺材，已经慢慢地出了教堂大门。